

如果祖国需要 我还要再上战场

——访商水县抗美援朝老战士李叶民

□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

他,出身贫寒,少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;

他,17岁参军,18岁入朝作战,成为部队里的“小鬼”;

他,历任战士、司机、班长、机枪手;

他,作战英勇,三次负伤,差点牺牲在战场;

他,忠诚、勇敢、坚强,火线入党,荣立二等功;

他,退伍不退色,默默无闻,任劳任怨,被评为“十好干部”“优秀党员”;

他就是商水县黄寨镇抗美援朝老战士李叶民。

商水县黄寨镇杨营村位于商水县最东部,距项城市只有几公里。初冬的一个下午,我们来到这个干净美丽的小村庄。

小院不大,阳光明媚。坐在院中的小方凳上,有点耳聋的李叶民大声给记者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抗美援朝的故事。

如果3个月接不到我的信,我就可能牺牲了

李叶民1950年3月应征入伍。1951年4月,他所在的县大队2连接到抗美援朝的作战任务,作为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。

抗美援朝,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作战,困难和危险无处不在。那年4月,李叶民的父亲得到消息后有点担心,急切地想和他见上一面。

其父亲来到商水县城县大队驻地,得知部队已经出发,好像正在淮阳白楼乡休整。他急忙赶到淮阳,又晚了一步,部队已经向许昌进发了。

没能见上儿子的父亲,心中充满失望、后悔,只得忐忑地回到家中。

此时,李叶民和战友们已经跨过了鸭绿江,冒着敌机轰炸昼伏夜行向阵地急行军。历经10多天,他们终于来到开城前线,被编入彭德怀元帅麾下的63军189师567团。

到达阵地,所有战士都写下了决心书,并向家中写了信。李叶民不识字,让战友代他写时说:“这里条件艰苦,战斗激烈,以后我每月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平安,如果3个月没见信,我就可能牺牲了……”

朝鲜天气极其恶劣,部队在零下20℃左右的严寒下,穿的是单薄的胶鞋,行军中鞋里灌了许多雪水,直至脚上结冰,鞋袜和脚都冻到一起。由于美军飞机天天侦察,随时轰炸,使得朝鲜战场没有前后防之分,这让志愿军后勤保障效率大为降低。在这种情况下,李叶民和大多数战士一样,往家写了一封信后,就全身心投入了战斗,再没有时间和条件写信寄信了。

他的父亲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提心吊胆,常为儿子的生死未卜而吃不下饭、睡不好觉。

血染朝鲜大地,我们连142人仅剩下37人

1951年11月12日,李叶民所在

部队接到“守护大德山”的指令后,不顾劳累,昼夜兼程,一天步行挺进140多华里,于11月13日,准时到达大德山。

11月14日14时,在9号阵地,敌人发起第一次进攻,战士们潜伏在战壕里,等待发起进攻的号令。当距离敌人15米左右时,连长吕守金发出进攻的号令。瞬间炮火连天,左右前后枪炮声不断。当时大家脑海里根本没有想着能够活着回来,都抱着“打死1个够本,打死两个赚1个”的想法,与敌人死磕到底。

李叶民和三名战友使用一挺机关枪,他动作麻利负责压弹,大拇指被磨得鲜血直流,整个弹壳上都是血,但他压弹速度一点没减。机枪手是敌人射杀的重点对象,敌军的一排排子弹射向阵地,炮弹一发接着一发在身边爆炸。他和战友们毫不畏惧,群情激昂,显示出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。战友牺牲了,李叶民站起身,毫不犹豫,端起带血的机枪,对准敌人猛烈扫射。

晚上6点半,李叶民所在的八号小组部队接到指挥所的命令,转移战场,绕到敌军右侧,抢占有利地形,从右翼对敌军实施打击。连长吕守金带领30多名战友,趁着天色渐黑,到达敌军右翼后,为了节省子弹,命令靠近点再打。李叶民和战友按照连长命令,慢慢地向前爬,70米、50米、30米……“打!”连长大喊一声,李叶民打开手榴弹盖子时,用牙咬住向外一拧,扣出拉线,用尽全身力气往下扔,清楚地看见手榴弹冒着白烟在敌群中爆炸。其他战友用迫击炮、机关枪等对敌军突然开火,正面迎敌的战友大喊“冲啊”跃出战壕。冲锋号响彻了大德山,残敌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,纷纷向南逃窜,进入一个山洼坑,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,他们击退敌军8次反扑,取得了保卫大德山的全面胜利。

当时,最艰苦的战斗是五次战役。他们和敌人展开拉锯战,经过“三占”“三退”“三攻”,打了28天,终于用鲜血夺回了山头,守住了阵地。最惨烈的战斗当数攻打白鹤山,全连142名志愿军战士牺牲105名,仅剩下37人。

“我们班的战士除了班长21岁,其他都不到20岁,他们大都在战斗中牺牲了。”李叶民讲到此处,眼眶湿润,声音颤抖,“每当回忆起白鹤山战斗,我就全身发冷,为牺牲的战友难过”!

抗美援朝战场,李叶民多处负伤,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肩,胳膊、肚子、膝盖上现在还留有伤疤。由于对党忠诚,意志坚强,作战勇敢,他先后6次受到嘉奖,荣立二等功一次,并于1952年6月8日,在战场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都说我是个命大的人

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,刀山敢上,火海敢闯,头可断,血可流,宁愿粉身碎骨,决不屈膝投降,背叛祖国……”李叶民现在还能熟悉地背

诵出他在战场上写下并咬破中指按下血印的决心书。

在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朝鲜战场,中国军队只能和敌人打“近战”“雨战”“夜战”“穿插战”,即便如此,志愿军队仍付出巨大的牺牲。在朝一年多的战斗中,写过决心书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李叶民也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。

1951年4月18日,他所在的部队作为第二批入朝军队于当日晚上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,在敌人飞机一路相伴狂轰滥炸下向前沿阵地挺进。他们每人背6斤炒面,5斤水,一个小背包。作为机枪手,李叶民还和战友轮换背了一个重18斤的轻机枪枪身。

当时朝鲜天气寒冷,许多积雪还未融化,道路泥泞。为避开敌人飞机,他们晚上5点出发,天明在山洞或百姓家休息。每天130华里的行军,一直连续走了10个夜晚才到达开城前线。这中间许多战友由于遭到敌机轰炸而牺牲,许多战友因劳累而掉队。

当时,年仅18岁的李叶民营养不良,身体瘦弱,连续夜间急行军让他身体消耗很大。在第七个晚上,寒冷夜晚急行军时,他支持不住休克倒在雪地里。无奈之下,战友把他拖到山路边一个稻草堆边,用稻草把他掩盖起来,希望天明之后能获得路人相救。“躺在那里,如果不被冻死,醒过来人地生疏的,也很难活命。”李叶民说。

细心的营长在行军途中发现少了一名小战士,问清情况后就让连长骑着他的马去找李叶民。连长带着一个战士找到李叶民时,他已经清醒过来,有了知觉。于是,他躲过一劫又回到了行军的队伍。

另一次危险的经历更让他刻骨铭心。

1951年11月13日晚,守护大德山的战斗十分胶着,敌我双方互有攻守。当天晚上战争打响后,他和战友英勇顽强,一轮又一轮地阻击着敌人的进攻。打到最激烈的时候,敌人的一颗炮弹突然在他们附近爆炸,李叶民受伤了,满身是血,战壕里泥土被炸起几十米高,瞬间把李叶民全身埋在土堆里。战斗小组组长陈少星见状,赶紧跑过去,连扒带拽把李叶民从土堆里扒出来。待他完全清醒过来时发现,战壕里躺着几十名牺牲的战友,来自沈丘县的战友李建停下巴被炸飞了,另一名他熟悉的来自周口的战友也英勇牺牲。

“整个战场厮杀声不断,到处是血,我军伤亡很大,我虽捡回一条命,但膝盖、腹部等处受了伤,住院治疗

了20多天。”讲到此处,李叶民端茶杯的手颤抖起来。

“战争是残酷的,有战争就会有牺牲,但是为了国家,我们甘愿牺牲。如果祖国需要,我还能再上战场打敌人!”放下茶杯,李叶民郑重地说。

我是退伍兵,更应该听党话、感党恩,多为村里作贡献

1957年4月,当兵8年的李叶民光荣复员回到杨营村老家。

他退伍不退色,退役不退志,隐瞒荣立战功的事情,先后担任生产队长、大队民兵连长、治安主任等职务。由于工作负责,不怕吃苦,没有私心,乐于助人,群众威信高,公社选拔他到机械厂担任厂长。在工厂的几年间,他跟工人一样,下车间、上机床,与工人同甘共苦,在生产、生活中不搞任何特殊。白天工作一天,夜间还义务巡逻。每天上班前,他都会将厂区的卫生打扫一遍。工人们都说他当过兵打过仗,跟其他的领导就是不一样:能吃苦、讲奉献、无私心、心系群众、没官架子。

机械厂解散后,他又回到村里担任生产队长。他带领着社员一起生产劳动、赶牛耕地、播耩播种、打场扬场,什么农活都干,脏活累活抢着干。当他给社员分东西时,好的先分给其他社员,他要没有人愿意要的那份儿。他说:“什么吃亏不吃亏,我是党员,是队长,就应该这样做,不能多分队里一点东西。”由于他大公无私,黄寨公社把他评为“十好干部”“优秀党员”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,李叶民从生产队长变成了村民组长,工作负担一下子就减轻了不少。但他满脑子还是村民的事儿,种什么粮食多增收,种什么经济作物多卖钱。他看电视、看报纸、走市场,收集信息,带领村民种烟叶、种西瓜,推广麦瓜、麦烟套种,村民们的收入成倍增长,李叶民带领的村民组也成为杨营村最富裕的村民组。

现在,李叶民已年近九旬,但他依然经常为中小學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,增强娃娃们听党话、跟党走、感党恩的思想意识。他说:“现在种地不交公粮,还有补贴;孩子上学不花钱,学校还有营养餐;生病国家有补贴,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、天然气;水泥路都修到了家门口,农村生活环境一点都不比城里差。这都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。”无论在战场上,还是在生活中,李叶民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,几十年如一日,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。

